



玫瑰香

单 复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1267
8080



单复著

玫瑰香

花城出版社

封面设计 谢顺景
责任编辑 黄伟经
徐建中

玫 瑰 香

单 复

*

范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梅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插图 150,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700册

书号 10261·469 压塑本定价 0.99元

目 录

海的浪花(代序)	端木蕻良 1
望夫塔	5
长烟管	9
上水船	15
忧郁的侨村	21
渴念	27
悼念陆蠡师	30
理想的化身	35
生命	41
寒夜	45
琵琶和洞箫	49
春天里的残花	58
离	56
滴水颂	61
小八路的回忆	66
海的风姿	72
黑心树	76

心花.....	80
未燃放爆竹.....	86
舢舨.....	89
秋高虾正肥.....	92
玫瑰香.....	99
海的遐思.....	106
槐树花开.....	112
姐姐.....	119
润物细无声.....	130
鼓浪听涛.....	141
启迪.....	146
夏天的小兴安岭.....	151
虎戏.....	169
蹦出户.....	179
华侨和祖国.....	187
.....	
仲夏书简.....	192
鳄鱼守护的“神物”.....	208
风风雨雨四十年.....	211
故乡，我的文学摇篮.....	228
春花秋实.....	238
阎纲《小说论集》序.....	238

情深、意切、文采.....	242
乡土文学的探索者.....	249
排水管吹不出夜曲.....	261
高洁的灵魂，无华的颂歌.....	270
说真话 表真情.....	276
光明颂.....	281
毁瓜与“歌德”.....	289
后 记.....	单 复 294

海的浪花

(代序)

端木蕻良

如果海有思想的话，它的思绪起伏该是多么强烈呀，它的幅度该是多么宽阔呀！……

但是热爱海的人，总是想象海是有思想的。人类常常把智慧用海来打比，甚至有的民族，把海和智慧，看作同义字呢！

有的人是生在海边的，刚好和我不一样，我是生在旷野上的。可是，我也把大地看成海，因为她也和海一样宽阔，一样雄浑！不同的是，它的浪花是用绿草织成的，它的波涛是用麦浪铺成的。另外，它和大海不同处，就是它的生命是外向的，当然，生命的根株是要向土地的内里伸展。而大海的生命是内涵的，流动的。如果说，大地的生命象安泰那样挺立，那么，海洋的生命，就很可以说象海伦的头发那样流动吧！

单复是生在海边的，他写过《海的遐思》，里面有这样几句话：“面对大海，怎不令人遐思万千，心胸开阔，目光敏锐？而我这个凡夫俗子，居然也变成半个哲人！”

海，就是激荡着智慧。每个渔夫都会对你讲述怎样看测风云的变幻，察看潮汐的涨落，月亮和海水有什么情感，海水和大地有过什么瓜葛……

抗战时，单复家乡的海被敌人霸占了，他被赶到山窝窝里去，他依然怀恋着海，曾经写道：“一夜里尽做着大海的梦，原来是后山的松涛，倾入梦里，遂拟为海波的颤动；而醒来一室月光，更宛如潮落的沙滩，一夜就被大海洗白了！”

单复对我讲过有关陈三五娘的故事，洛阳桥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都是充满着魅力的。也都是和海联系着的。他在止锚湾漫步时，写道：“人们看到空中的雁阵，却很少看到大海里的虾群。你看，一对对成熟的亲虾（雌雄对虾）如草原上滚滚的羊群，在湛蓝的海水里，集体向渤海方面游去……”

海也和大地一样，在渔民劳动中，唱着丰收的战歌：“通宵达旦，整个止锚湾在忙碌着，沸腾着。而环抱着码头的大海，也不知休息，浪涛哗哗地欢笑着，和不知疲乏的人们凑着热闹。”

当他来到边疆的傣族竹屋前面，他看到的也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阳光在山林间照耀，树叶闪烁，无风过处，林涛起伏，似浪花飞溅。”

这都是他情不自禁的心情流露，所以是自然的，极富于感染力的。因为，他是在海边，勿宁说是在海上长大的，浪花是他的歌伴，蓝天是他的向往，他绝不象鱼那样回游，也绝不象海豹那样喜欢在岩石上乘凉，却总是唱出海燕的歌……

他用热情的语言，歌唱一个勇敢的女孩，而且称她为海燕：“海上的暴风雨一来，你就象海燕一样地歌唱着迎了上去！滔天的浪涛翻腾着，软骨头的就只好屈身淹没在浪涛里。而你，勇敢的海燕，却鼓着翅膀，向辽阔的海空飞去，飞去！”

这是他解放前夕唱出的赞歌……

在迈进到一九八三年的英雄时代，海上的碧波更绿，海上的天空更蓝，海的前程也更远大，愿你把海燕之歌和时代的呼声一起唱得更高，唱得更响亮吧！……

另外，还要一提的，他和傅子玖先生合写的《润物细无声》这篇文章，说到陈嘉庚先生的气度时，也用“洪波巨浪”的字眼来形容，同时，还用家乡的凤凰木来比喻他燃烧着的激情。而他们的故乡，不是别处，也正

是海呀！我们所崇敬的陈嘉庚先生不正是飞翔得很高的海燕吗？

单复这本散文集子，用《玫瑰香》来题名，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把作者的情感和他对于海的向往联系起来，因为在集子里，他写到黑心树，写到小兴安岭，以及其它和海摸不着边儿的篇章，这也许是由于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海的智慧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原故吧！我在单复的散文里，总是看到海的浪花……我想这怕不是偶然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北京

望 夫 塔

你曾见过那个塔吗？朋友，那塔矗立在巍峨的山峰上，早晨，云雾似绸子的帷幔轻轻地蒙住了它的腰肢；而黄昏，捱一抹夕阳，把瘦长的影子投扑在荒草上。乌鸦，一点点，一阵阵，在塔的周围，尽打环子，环子，快乐而陶醉地啼唱着，嬉戏着。

你曾见过那塔吗？朋友！象所有地方，所有的塔一样，在左边，或是右边，长着一株老松，那是说，一株只会老下去，不会再长上来的古松。这古松，长的挺有趣，挺苍老的，和塔配合起来就象是一件无价的古董，国画家们如果想找个活的临本，那他会一眼就选上了它们。

但是奇怪，所有地方，所有的塔，高头的一层，都有着—个尖顶，而通常是一个三节的细腰葫芦，两根弹簧似的葫芦须——要是一只小麻雀站上去，这须就会

一上一下地摇曳不停的——一左一右的伸展在空中，象蝴蝶的那一对触须。而这塔顶端却是平平的，几茎狗尾草居然生机勃勃地长在那里。你可以爬上去，立在上面，向天的那一方遥望。于是一阵海风吹乱了你的发丝，海在你的眼底下了，山峰在你的眼底下了，古松的针叶，悄悄地抚摸着你的头发，你的眉尖，你深深地吸一口气，“宇宙多么辽阔呀！”海的波涛在你的眼前翻滚着。

是的，这塔的顶端是平平的，象一个特别铺好的石庭，而这真的是一个石庭，是一个忧悒的女人把它这样建筑起来，好常常立在那上面遥望的。

让时光的小溪倒流吧，流着，流着，回归到我们底祖母还是少女的那个年代。有一个女人，她底芳名被历史的青苔掩盖了，我们不能知道，但确是有这么一个女人。若果你随便拉住一个牧童问问他，他就会告诉你一段极凄凉而哀愁的故事。

女人底命运常是悲哀的，而我们底女主人公也逃不了这命运，她年轻美丽，又刚刚度过了闺阁的生涯，那懒散而寂寞的日子呀！她嫁给一个男人，那是由媒婆的油嘴和父母的虚荣心定下来的。她出嫁了，她认为这是命，是前世的冤孽，是月老一缕红丝系定的。她不敢反对，没有怨尤，只虔诚地跪在她供奉的大慈大悲观音孃

娘面前，象对一个亲人那样地喃喃的祷告：“愿伊人是……”

她终于嫁得很合意，很幸福。观音娘娘没有辜负她誓心信女的祷告，年青的丈夫很懂得爱情，很能体贴一个女人的心意。想吧！那种缠绵的日子，那种婚后的生活，蜜一样的，她完全陶醉了，陶醉在男性底热与力的爱恋中，她象一只吃醉了的蟹。

但幸福的日子是多么易逝呵，她底男人是一个侨客，生活的担子迫使他别离了新婚美丽而贤慧的妻子。离别的日子，风在珠帘外絮语，而帘内的人却落着眼泪的雨，任是怎样难分难舍，但提着包袱的人，终于是提着包袱走了。

从此她守着空帏，没有微笑，没有快乐，人是悒郁的沉闷的。

而这远去了的人，却一去就没有回头。

一年，二年，七年，八年，时光象浅溪里的急流似的流了过去，远去的人还是没有归来，连一纸信息也没有。

于是，她叫来了工人，毁了家资，在山峰上筑起了这个塔。她镇日伫守在那上面，痴情地望着遥远的彼方，那里天和水接合着，颜色是一样的碧蓝，一样的空茫。她的男人就是乘着船，划破了这碧蓝的海天，消失

在空茫的深处，到遥远的南洋岛上去营生的。她遥望着，燕子归来了，翦着海波；她遥望着，雁南飞了，长空一声孤唳，而远去的亲人却没有回头。

塔矗立在山峰上，山风吹吻着峰峦上的松林，激起咆哮的涛声，守着塔的人渐渐地衰老了。

又过了一些年和月，漂泊在南洋岛上，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的旅客，才喘息过来想起了家，想起家里的那个人。应该是归去的时候了，他又提起包袱，它是多么痴情呀！一针针的线痕还很明显——走下岛上唯一的码头。

她守望着，遥远地，在那海天空茫处，她望到一艘大木船了，这木船象织机上的梭子，划破了蓝色的海波，向前穿行着。船渐渐靠近了，船上的人用手放在前额遮住斜射来的阳光沉思着：“为什么这地方有一个塔？没有的，家乡本来是没有塔的，别是迷了方向，驶错路线了。”

于是船转了一个弯，向别个方向驶去了。

塔上的人，却永远守候着，燕子又一度归来了，而那远行的人呢？

长 烟 管

我的爱是深沉的，我的憎也强烈。

为了我所爱的，就是要我交出生命，我也会快乐地双手奉献给它，我将无所惜。

对于我所憎的，我恨不得撕碎它，燔毁它，连它的皮、它的灰，我都不饶恕。万一我失败了，它底利爪抓着我的胸口，我也不会向它低头，我还是要仰起苍白的脸来，叱着它道：“你抓吧！我诅咒你！”

在生命的历程中，我深爱过农人的长烟管。那是用一枝短节的竹做成的，朴素而没有修饰，原始得可喜。当老农夫耕作了一个上午，疲乏了，抹去额角上的汗珠，在田塍的青草上坐下来，慢吞吞地由腰间抽出它来时，我真想跑过去替他装上一袋烟，接过打火石来为他敲击出一星火苗。看他安详地“啞吧！啞吧”的抽着，从嘴里鼻孔里喷出缕缕淡青色的云烟，就象他一天的疲劳，全

化作那青烟飞散了，飘渺了。我感到醉心的欢喜，就象是我在一道吸着烟，分享他底休憩时的快乐似的。

我爱的是这种朴质的劳动者休憩时吸的长烟管。而另一种用潇湘竹雕镂成的，上边刻着风雅的“云淡风轻近午天”之类的古诗句子，篆体字上涂着颜色，还镶着象牙烟嘴，挂着描鸾绣凤的绸烟袋的，绅士们坐在安乐椅上悠闲地吸着的长烟管，我却就本能地感到憎恶！

憎恶的原因，是它神气活现地代表了一种身分，一种庄严，一种权威。它使我想起了苗长的令杖，将军的佩剑，主子的皮鞭，它使我感到了不舒快的威严的压迫，也使我想起了我们家乡里的那位乡绅来，他底手是从不曾离开烟管的，就是他谢落时，他的孝子还是遵着遗嘱把那烟管给放在棺里。

记得我还在小学里读“人，口，耳，刀，弓”的课本时，他底留着修剪得很好的长指甲——用来弹琵琶的——的红润的手里，就携着这么一根古色古香的长烟管了。这烟管和他那一份厚厚的家产，那两撇八字胡，黑缎瓜皮帽，黑缎马褂，与藏青色的飞鼠袍配合起来，是再调和没有了。只可惜他脸孔焦瘦些，脸色也着实有些灰黄。——虽然他每天喝几杯酒来泛红泛红——我不妨偷偷的告诉你，他老先生染有嗜好！我们管叫他德成伯伯，大人小孩都这样称呼他。我们家乡是杂姓，这称呼

就表示十分尊敬。他是乡里的乡长，学校的董事长，玄天上帝庙的“庙长”，——恕我杜撰，我们小时候心目中是这么叫他的——他提倡教育，也迷信神道，每逢迎神赛会，他这“庙长”就命令我们一帮小学生，执着黄红蓝白黑的五彩旗跟着“圣驾”在大街上巡行，这在小时候是一件最好玩的盛事。他讲道德，说仁义，但他偷偷地使两个侍婢都大了肚子。他在海里的大商船，总半夜里开出去，三四更天开回来，没有一个人晓得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他常常一手牵着穿红着绿的宝贝孙儿，一手就携着那根高雅的长烟管，笑咪咪的到学校里来，他和我们那个“前清秀才”的老教师似乎很谈得拢。说起来这教师也真有趣，初秋里他袒着胸曝太阳，不胜感慨的抚着那浮肿的大肚皮，惋惜嗫嗫地自语道：“我这个书橱啦！我这个书橱啦！”听说他实在是读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但怀才不遇，到老来就只好给我们这群小猢猻教教“人，口，耳”了。啊！我把话题扯远了。是的，他一到学校里来，就巡巡这个教室，巡巡那个教室。看样子，别的教师们都怕他——这是说除了那个秀才——因为他一来，那教师先生在讲台上慌张了，拿着竹板的手象找不到一个地方搁，这逃不了我们尖锐的眼睛的。高兴时，他摸摸我们的头，从句子里摘一二个笔画多的字考问我们。答得